

鄭振鐸著

中國文學論集

上冊

開明書店印行

序

我從少來便喜歡東塗西抹。年十三四時，讀聊齋志異，便習寫狐鬼之事。記得嘗作筆記盈半冊，皆燈前月下閒之於前輩長者的記載。迄未敢出示友朋。人亦無知之者。幾經播遷，皆蕩爲雲煙矣。後隨長者們作詩鐘。方解平仄，乃亦喜賦詠物小詞。隨作隨棄，也不復存稿。年十八九，從浙東到北平就學。時文學解放運動方開始，我乃立棄舊所習，發奮寫作白話文。每日日方出，便自東城根步行到西城上學。節省車資，購諸新刊物。後青年會刊行新社會週刊，我以友人孔先生之介，（今孔先生墓木拱矣！）加入爲編輯。始和耿濟之、瞿世英、許地山、瞿秋白諸先生相識。小小的一個青年會圖書館，（記得只有三個矮的立櫥的書）卻介紹我認識了不少的偉大的作家們。安特列夫、柴霍甫的小說、戲曲便是第一次由那些矮的立櫥裏爲我所知的。（至今感之）我在新社會裏寫了不少的淺薄無聊的

文章皆不自惜，無留稿者。今並新社會也一冊無存。新社會出版不到半年，乃被北方當局視爲反動刊物之一。蓋當時凡有「社會」二字者皆受嫌疑，況復冠以「新」字，其被封禁宜矣。辦事員某君且在獄中拘留數日。我們並不自餒，復刊行人道月刊。僅出一冊，因經濟支絀，又自動的收場了。因爲沒有「自己的園地」了，寫稿的機會便也少。然晨報上也嘗刊着我的初次試筆的小說，新青年上也偶有譯稿。耿濟之先生和新中國雜誌社的主者葉先生認識，復介紹我爲他寫稿子。才第一次爲寫文章而得着些稿費，那些文章，都是很幼稚的，故也都不曾剪存。東塗西抹的東西，實在也不配存留下來。

東塗西抹的習慣，始終不曾改。五四運動的第二年，學生界的風波還滔滔未定。我也是一個代表，每夜奔走開會。爲的是無甚重要的議案，有時竟帶了書在會場上譯。那時，耿式之先生爲某中學的代表，亦在那裏相視而笑，蓋他也帶了課本在預備第二天的功課。把自己的文章開始剪存了下來，是小說月報革新了以後的事。那時是民國九年。革新之議，發動於耿濟之先生和我。我們在蔣百里先生處，遇見了高夢旦先生，說起了要出

版一個文藝雜誌事。高先生很贊成。後張菊生先生也北來，又談了一次話。此事乃定局。由沈雁冰先生負主編小說月報的責任，而我則爲他在北平方面集稿。

這時候我寫了不少的文章，也不外是東塗西抹的結果。然所作乃不復旁驚，幾全爲文學的譯作。十年來，不斷的爲小說月報寫稿子。文學週報上也不斷的有些短論小評。除了有系統的著作，像俄國文學史略、太戈爾傳、文學大綱等等會另行成冊出版者外，其他文字，皆不自顧惜，未加搜輯。

二十年冬，由北平回到上海，決心要脫離編輯的生活。友人們頗有慫恿我將舊作輯集起來出版的。有若干讀者們，也時有來信詢問某文見於某時的某雜誌的，且欲購求得之。我才覺得有開始搜輯這十年來的所作的需要。仍以小說月報爲主；以有全份可得，文學週報則已殘缺若干冊。當時，藉着徐調孚先生的幫助，凡輯得小品文及雜論二冊（即海燕與文探），中國文學論集一冊，詩集一冊；又想把短評雜感之類，也集成一冊。然搜輯甫竣事，而一月二十八日的滬戰起矣。海燕、文探二冊，已先期交新中國書局，中國文學論

集已先期交開明書店，皆幸而免。而詩集及雜感集等等，則被同埋於東方圖書館的灰堆裏了。

自思所作，每感汗顏。類多匆匆着筆，卽以付刊，罕加精思，更少潤改。始終離不了童年以來的東塗西抹的惡習。然十年工力，畢集於斯。亦間有稍堪流連，足資觀覽的，不忍痛汰以盡，聊復存其較可存者。不意竟亦得哀然成數冊！

此冊所錄，皆爲關於中國文學的論文及雜著，篇幅卻最多。付刊以來，已再歷寒暑。終得問世，全賴徐調孚先生之力。謹於此謝之！

鄭振鐸 一九三四，二〇，於北平。

目次

序·····	一
研究中國文學的新途徑·····	一
讀毛詩序·····	四二
論北劇的楔子·····	七〇
林琴南先生·····	九五
梁任公先生·····	一二八
水滸傳的演化·····	一七六
三國志演義的演化·····	二五三
水滸傳的續書·····	三五〇

岳傳的演化·····	三六〇
萬花樓·····	三六九
伍子胥與伍雲召·····	三七七
評 Giles 的「中國文學史」·····	三八九
我的一個要求·····	三九六
寓言的復興·····	四〇〇
經書的效用·····	四〇五
巴黎國家圖書館中之中國小說與戲曲·····	四〇九
敍拳亂的兩部傳奇·····	四六三
掛枝兒·····	四六九
關於遊仙窟·····	四七八
中國小說提要·····	四九四

明清二代的平話集·····	五三〇
佛曲敍錄·····	六七八
關於詩經研究的重要書籍介紹·····	七二三
西諦所藏彈詞目錄·····	七五七

研究中國文學的新途徑

一 鑑賞與研究

濃密的綠蔭底下，放了一張藤榻，一個不衫不履的文人，倚在榻上，微聲的唧咕着：一部詩集，那也許是李太白集，那也許是王右丞集，看得被沈浸在詩的美境中了；頭上的太陽的小金光，從小葉片的間隙中向下睜眼窺望着，微颺輕便的由他身旁呼的一聲溜了過去，他都不覺得。他受感動，他受感動得自然而然的生了一種說不出的靈感，一種至高無上的靈感，他在心底輕輕歎了一口氣道：「真好呀，太白這首詩！」於是他反復的諷吟着。如此的可算是在研究李太白或王右丞麼？不，那是鑑賞，不是研究。

膩膩的美饌，甜甜的美酒，晶亮的燈光，喧嘩的談聲，那幾位朋友，對於文藝特別有興趣的朋友，在談着，在辨論着。直到了酒闌燈炮，有幾個已經是被阿爾科爾醉得連舌根都

木強了，卻還捧着茉莉花茶，一口一口的喝，強勉的打疊起精神，絮絮的訴說着。

「誰曾得到老杜的神髓過？他是千古一人而已。」一個說。

「杜詩還有規矩繩墨可見，太白的詩，才是天馬行空，無人能及得到他，所以倡言學杜者多，說自己學太白的卻沒有一個。」鄰座的說。

這樣的，可以說是研究文學麼？不，不過鑑賞而已，不是研究。

斗室孤燈，一個學者危坐在他的書桌上，手裏執的是一管朱筆，細細的在一本攤於桌上的書上加註。時時的誦着，復誦着，時時的仰起頭來呆望着天花板，或由窗中望着室外，蔚藍的夜天，鑲滿了熠熠的星。蟲聲在階下唧唧的鳴着，月華由東方升起，庭中滿是花影樹影。那美的夜景，也不能把這個學者由他斗室內誘惑出去。他低吟道：「寒隨窮律變，春逐鳥聲開。」隨即用硃筆在書上批道：「妙語在一開字。」又在「開」字旁圈了兩個圈。再看下去，是一首詠蟬的絕句，他在「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二句旁，密密的圈了十個圈，又在詩後註道：「於清物當說得如此。」

這下可以算是研究麼？這也不過是鑑賞而已，不是研究。

別有一間書室，一個學者在如豆的燈光之下，辛勤的著作着。他搜求古舊的意見而加以駁詰或讚許或補正。他搜集這個詩人，那個詩人的軼事，搜求關於這首詩，那首詩的掌故，他又從他的記憶中，寫出他的師友的詩稿，而加以關於他們的交誼及某一種的感慨的話語。他一天一天的如此著作着，於是他成了一部書；那書名也許叫作某某齋詩話，也許叫作某某軒雜識。

這不可以算是研究麼？這還是鑑賞，不是研究。

原來鑑賞與研究之間，有一個絕深絕嶄的鴻溝隔着。鑑賞是隨意的評論與談話，心底的讚嘆與直覺的評論，研究卻非有一種原原本本的仔仔細細的考察與觀照不可。鑑賞者是一個遊園的遊人，他隨意的逛過，稱心稱意的在賞花評草，研究者卻是一個植物學家，他不是爲自己的娛樂而去遊逛名園，觀賞名花的，他的要務乃在考察這花的科屬，性質，與開花結果的時期與形態。鑑賞者是一個避暑的旅客，他到山中來，是爲了自己的

舒適，他見一塊懸巖，他見一塊奇石，他見一泓清泉，都以同一的好奇心的讚賞的眼光去對待牠們。研究者卻是一個地質學家，他要的是：考察出這山的地形，這山的構成，這巖這石的類屬與分析，這地層的年代等等。鑑賞者可以隨心所欲的說這首詩好，說那部小說是劣下的，說這句話說得如何的漂亮，說這一個字用得如何的新奇與恰當；也許第二個鑑賞者要整個的駁翻了他也難說。研究者卻不能隨隨便便的說話；他要先經過嚴密的考察與研究，纔能下一個定論，纔能有一個意見。譬如有人說，西遊記是邱處機做的，他便去找去考，終於找出關於邱處機的西遊記乃是長春真人西遊記，並不是敘說三藏取經，大聖鬧天空的西遊記。那末，這部西遊記是誰做的呢？於是他便再進一步，在某書某書中找出許多旁證，證明這部西遊記乃是吳承恩做的，於是再進一步，而研究吳承恩的時代，生平與他的思想及著作。於是乃下一個定論道：「今本西遊記是某時的一個吳承恩做的。」這個定論便成了一個確切不移的定論。這便是研究！

文學的自身是人的情緒的產物，文學作家大半是富於想像的浪漫的人物；文學研

究者卻是一個不同樣的人，他是要以冷靜的考察去尋求真理的。所謂文學研究，也與作詩作劇不同。牠乃是文學之科學的研究，把文學當做一株樹，一塊礦石一樣的研究的資料的。

二 未經墾殖的大荒原

中國曾被稱為文學之國。她的文學史的時期可也真長，幾乎沒有一國可以比得上。希臘的文學是死了，羅馬的文學也隨了羅馬的衰落與滅亡而中斷了，希伯萊、波斯、埃及、印度的文學也都早已和國運的夕陽一同沈沒入於黑暗的西方去了，近代歐洲的諸國，他們的文學史又都是很短很短的，最長的不過起於中世紀，那時我們卻正是唐詩宋詞元曲將他們的最炫目的金光四射於地平上的時候；最短的不過一世紀，那時我們是在嘉道時代，在中國文學史上乃算是最近期。中國文學的寶庫可也真繁富。她那裏有無數的大作家，有無數的大作品，還有無數不可指名的珠璣與寶石。

然而在這樣的一個文學之國，有這樣長的文學歷史，具着這末繁富的文學作品的

之中，我們卻很詫異的看出她的文學之研究之絕不發達，文學之研究，在中國乃像一株蓋在天幕下生長的花樹，萎黃而無生氣。所謂「文史」類的著作，發達得原不算不早；陸機的文賦，開研究之端，劉勰的文心雕龍與鍾嶸的詩品繼之而大暢其流。然而這不過是曇花一現。雖然後來詩話文話之作，代有其人，何文煥的歷代詩話載梁至明之作凡二十七種，丁氏的續歷代詩話所載又二十八種，清詩話所載，又四十四種；然這些將近百種的詩話，大都不過是隨筆漫談的鑑賞話而已，說不上是研究，更不必說是有一篇二篇堅實的大著作。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曾將「詩文評」（即「文史」）分爲五類：

- 一、究文體之源流而評其工拙者——文心雕龍。
- 二、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師承者——詩品。
- 三、備陳法律者——皎然詩式。
- 四、旁探故事者——孟棻本事詩。
- 五、體兼說部者——劉攽中山詩話歐陽修六一詩話。

除了第一、第二兩類之著作以外，其餘的都不過是瑣碎的記載與文法的討論而已。

（像第一第二兩類的著作卻僅有草創的文心雕龍與詩品二種。）間有單篇論文，敘述古文或駢文之源流，敘述某某詩派，某某文社之沿革，或討論二個文學問題的，或討論什麼文章之得失的。然卻是太簡單了，不成爲著作。明之末年，有金喟一派的批評家出來，頗換去了傳說的腐氣，而易以新鮮的批評式樣，可惜他們的途徑又走錯了；他們不遵正途大道走，而又與前人一樣，被誘惑入邪僻的羊腸鳥道中去。金喟表章水滸，表章西廂，把平常人看不起的小說戲曲，從無量數的詛咒鄙夷的磚石堆中掏揀出來，其功不可謂不大。然他卻不去探求他所表章的大著作水滸與西廂的思想與藝術的真價，及其作品的來歷與構成，或其影響及作家，而乃沾然於句評字註；例如，他於「認得是獵戶標免李吉」（水滸傳）之下註道：「筆勢忽振忽落，」於「只見那個人」下註道：「妙，李小二眼中事。」接着的「將出一兩銀子與李小二道：『且收放櫃上，取三四瓶好酒來。客到時，果品酒饌，只顧將來，不必要問。』」下，又註道：「分付得作怪。」諸如此類，全書皆是。這當然是學

步鍾惺諸人批詩評文的辦法，而全書卻被他句分字解；有類於體骸一節一節被拆開了，更有類於一刀刀的把書本的肉都零碎的割下了。水滸、西廂何罪，乃受此種凌遲析骸之極刑！這一派勢力頗不小。也有了不少書受到了這個無妄之災。這是很不幸的，金瓶有帶領了大衆走研究的正軌的可能，他却反把他們帶入「牛角尖裏」去了。

統而言之，自文賦起，到了最近止，中國文學的研究，簡直沒有上過研究的正軌過。關於作品的研究，一向是以鑑賞的漫談的或逐句評註的態度去對待牠的，無論牠是二十字的五言絕詩也好，長至百十萬字的小說也好。（近幾年胡適君對於紅樓夢，水滸傳的考證卻完全是走的一條新路，一條正路。）關於作家的研究，除了「年譜」一類的著作，詳述其祖先，其生平，其交遊的人物，其作品的年代，可以作為研究的最好的參考資料外，其餘便再沒有一種東西可以算是「研究」的了。關於一個時代的文學或一種文體的研究，卻更為寂寞：沒有見過一部有系統的著作，講到中世紀的文學的，或講到某某時代的，也沒有見過一部作品，曾原原本本的研究着「詞」或「詩」或「小說」的起原與歷史的；